

关键词：
最佳欧洲小说

□ 萧 萍

刚接到书评邀约,我的脑海里率先蹦出一些题目来,比如:“在这里,读懂欧洲”;或者,“小故事,大历史”;又或者,“文字三棱镜:人与社会”。自然是一些俗不可耐的标题。不过多少能反映出,《最佳欧洲小说2011》虽只是由一些小说汇编成的一套小书,却能从中读出大意味来。

《最佳欧洲小说》(Best European Fiction)系列可以说是美国 Dalkey Archive Press 出版社的一个壮举。自2010年始,每年一本。出版社约请各种翻译,将欧洲各国或地区近一两年出版的大量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和长篇节选)译成英文,再由波斯尼亚裔美国知名小说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 1964-)从中遴选,基本上一个国家或地区仅选一篇,是为“最佳”。黑蒙坦承,遴选是一项“残酷的工作”。文学创作不是有标准答案的试题,难以评分。我们在阅读这些“最佳”时,要想着还有更多的“最佳”尚在“深闺”或隐于“深山”,等待我们去觅其芳踪。这套书只是在因地理阻隔和语言障碍而造成的认知黑暗隧道尽头召唤人前行的一片光亮,让人预知,出了隧道,将能亲见一个广阔的世界,那片神奇的大陆——欧洲。

我们亟待认识欧洲,或者说重新认识欧洲。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冷战后的欧洲,柏林墙倒塌后的欧洲,苏东剧变后的欧洲,自由民主后的欧洲,经济危机后的欧洲,性解放后的欧洲,移民潮后的欧洲——当下的欧洲。我们需要刷新“欧洲”这个概念,以及“欧洲文学”的概念。我们脑海里不再只跳出英法德俄的阵容。不再只是乔伊斯、贝克特、萨特、卡夫卡这些地标名字。读过这套书后,我们将再也不会忘记,黑山、摩尔多瓦、塞浦路斯、拉脱维亚……也有自己的作家,也有优秀的文学。在那么多分分合合后,这片大陆正在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强联盟,而其文学表达似乎透露出各国国民的别样心声:既渴望超越国界,成为更强大的统一体,又更加珍爱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加希望彰显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不愿湮没于大一统的模糊面目中。

不能不说,小说是表达这一诉求的绝好媒介。在本书中结集的小说,不仅展现了各个作家独特的风格,也折射出作家所来自的国家或地区的独特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些作品或对当下生活人生百态社会万象有着敏锐的捕捉、细腻的描述,或通过小人物、小事件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行深入审思。有的作品有着谐谑的外表、严肃的内核,有的作品用诗意的语言来传达历史的雷霆。传承与创新,与传统经典的呼应和别出心裁的实验,在这些作品里都有出色的体现。不过让我们聚焦到“人”,因为小说的核心永远是“人”。是个体的人,在通过各自的呼吸、梦想、回忆、抗争,体验和回应着集体的社会、文化、历史。是个体的人,作为永恒主题的人之生活与情感,在小说中咏唱,并叩击我们的心扉。面对速朽的独裁统治,是个人想象力的胜出(《铁丝书》),是古老语言赋予现代人的力量(《预言》);面对纷繁变幻的历史,是巴塞罗那街头流浪汉对梦想的执著(《一分钟:蠢蛋之死》),是纽约秋日里老妇人飘忽的久远回忆(《艾尔莎·库戈的老年健忘症》),是俄罗斯小村庄里男孩在干草仓木墙上用指甲镌刻的咒语(《邪眼》);面对庸俗、肮脏、残酷的成人世界,是两姐妹羸弱的身影和纯真的情谊(《她的心脏急性衰竭了》),是小孙子惑然的眼神(《寻鹅记》),是侨居外邦者在文字中不断的追问(《哆是一头鹿》),是最丑的女人俯瞰芸芸看客的淡定(《世上最丑的女人》);面对诡异的命运和人生,是小丑面具后的真实悲喜(《小丑》),是小女孩苦苦搜寻父亲失踪的线索(《人之空洞》),是摩尔多瓦主妇为肥皂剧里南美女奴一掬浊泪(《弗洛西娅姨妈》),是拿哲学学位的美容师失手杀人(《擅人》);面对性欲这一亘古难题,是白人少女的青春期宣言(《欲望》),是老嫖夫的迟暮之曲(《窗户那边,一座暮色朦胧的公园》),是富裕与礼仪之邦中产阶级夫妇的心魔(《管子工》),是格鲁吉亚屌丝男女可笑可悲的相遇(《冰箱奇缘》)……

当我们在读这些故事,读这样一套书时,我们自然在读作者的才华和灵感,深邃思想或敏锐感触,小说技巧以及文字才能,在读编者的眼光和品位,但不要忘了我们同时也在读翻译者们的文学修养,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还有不输原作者的文字造詣。黑蒙在本书序言中提到“这个文学项目的幕后英雄”——翻译家们。是这些不计得失而珍爱文字的优秀译者,包括我们的中译者,使我们阅读这些小说成为可能。

《最佳欧洲小说2011》——



《铁丝书》:囚徒

□ 李 剑

捷克作家迈克尔·艾瓦兹的短篇小说《铁丝书》,是一个内容奇特而思想深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极权统治的国家,曾经被关押在一个拘留营的囚徒费尔南多·维雅达热衷于创作一部小说,而拘留营严禁写作,也绝对禁止他使用笔和纸。费尔南多在他做苦工的库房里,用废弃的铁丝线圈,赤手以在铁丝上弯折出一个个字母的方式“写就”了一部小说。这部铁丝小说在战后被潜水的学生从海底深处发现并捞出,此时费尔南多的父亲老维雅达已当选为总统,而费尔南多其人的下落,却再也没有音讯和踪迹。

小说以简洁又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费尔南多的铁丝小说从海中打捞出来、重见天日的情景。“海底的各类残骸被清理干净时,在那灿烂光辉的阳光下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一部铁丝作品的片段。这锈迹斑斑的铁丝上的弯折和曲线,讲述的是爱与恨带来的折磨,是狂喜和耻辱,是幽灵魔鬼和血肉之躯的人类,是绝然的绝望。”这部铁丝书的名字叫《囚徒》。随后,出乎人们意料地,艾瓦兹的小说以讽刺性的笔法,勾勒出铁丝书在全国不同阶层和政治群体中引起的多样反响,给读者一个不落窠臼、尽脱俗套的结局。“然而,这部书让读者感到的,却是失落与错愕。它并非是读者殷殷期待的为自由奋争的小说,而是令所有人都迷茫不知所措的一个奇特故事。”文学评论家按自己的政治立场称赞它或批判它,但就是没有人按其本来面目阅读它、理解它。所有的人,包括费尔南多的父亲、时任总统的老维雅达教授,全都误读了这本书。

费尔南多以铁丝为笔、为墨而作书,“为了写出这部书,他肯定是经受了锥心难言的痛苦”,这让我们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禁不住追问:“他怎么会为这样子的一本书忍受疼痛呢?”费尔南多的写作,在彻底的孤立和孤独的情境下发生,是完全个体性的行为,这是自由思想的活动和成果,是个体记忆和经验的承载与描述,也就是对个体身份及其独特性的确认和记录。事实上,我们也许说不清是写作的行为赋予了费尔南多以精神自由,还是自由意志使得费尔南多具备了写作力量。亦或是,这两者本就是一回事。因为写作的本质就是自由。也因此,费尔南多的书不需要为任何一种政治原则呼吁,也不需要被归入任何一类人们熟悉的作品范畴之列,他孤身进行了文学创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那些附庸或屈从于某个政治体系的人,那些文学评论家们和读者们,都在听任他们的思想依附于某种既有的社会体制或规范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囚徒。

《尘》:闲话一则

□ 潘 泓

列支敦士登公国是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区内的内陆小国,边境西南面和瑞士毗邻、东北面和奥地利接壤,国土面积仅160平方公里,居民3万6千人。任何图书在当地能有500到800位读者就相当不错了,所以该国没有任何出版机构;作家的书都在国外出版,读者也绝大多数是外国人。这种特有的边缘境况是列支敦士登相对缺乏该国特有文学传承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为数不多的该国作家提供了一个从四方近邻汲取文化营养的独特平台。集小说作家、时政评论家、视觉艺术家于一身的斯蒂芬·斯普任格,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位于交叉路口有利地理位置上的、“既为财旺又还守着几分贵族威严的古董化石”的母国:“南端是瑞士东部与日耳曼针锋相对的拉托-罗曼文化,西边是四种语言相互竞争齐头并举的瑞

士,东面是竭力保持盲目纯真自我的奥地利,北方是吵吵嚷嚷、抱怨多多的巴伐利亚自由州”。出生于瑞士苏黎世、早年在琉森和苏黎世学习视觉艺术的斯普任格用德语写作,这篇《尘》就蕴涵了不少日耳曼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響。

《尘》由三个短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又以三步曲式交错展开:发现灰尘有情绪特质而且以人为耻的一组搞



2011年最佳欧洲小说英文版封面

心理治疗的科学家,在她灰天灰地的工作室里发现灰尘丽质显灵杰作的视觉艺术家H女士,跟巡演主管斗法不肯擦提琴,在飞扬的松香灰里发现上帝显灵的小提琴手克鲁巴。这些故事乍看上去有些高深莫测而且互不关联,不过斯普任格在第一个故事开头就引用了一个通灵假说,认为人的行为和心态不是教会的、学来的,而是从祖先那儿继承来的记忆里头回忆出来的。这种对永生不朽的暗喻,也是其他两个故事的核心象征:尘粒虽小,却可能被视作为人类情绪的存储媒介;微观也可以决定宏观,而不只是被动地受宏观的支配;一物对另一物的影响效果,跟事物的尺度大小不相干。老话说,我们都来自尘土,归于尘土。现代天体物理学也证实了我们都只不过是“星尘”而已。不过大概这都只说出了一半的道理。人之为人就在于,人在其有生之年能直面终有一死的命运,挑战自然,努力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也许正是艺术,是文学,是人类文化,是非物质的人性,让我们每个人最终要以灰尘重21克的吧?

《艾尔莎·库戈的老年健忘症》:人生尽头的十字架

□ 卢肖慧

一位坐在轮椅里的苍苍老妇,在微凉的金秋丽日,由年轻的黑人女子推着,出现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街头。这是一幅再平常不过,再真实不过,然而又反差极大的街景。她们与你交臂而过,你注意到她皱褶累累、斑斑驳驳的枯手紧捏着一朵鲜嫩小黄花儿,你注意到她的眼睛如玻璃珠子那样透明而空洞迷茫茫然……你不禁会想:一个几乎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她(他)眼睛里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一世,在他们缥缈断续而又漫长的记忆深处究竟沉淀了怎样的色彩、声音和情绪;她(他)是否找回了自己灵魂的归宿。

这个异国他乡的清日上午,便是这位苍苍老妇人生尽头的十字路口那特定的时空交接点。小说的纵线通过老妇断续的——老年健忘症状——记忆片段,贯穿起她一生的经历;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个从上世纪初始直到上世纪末独立为止,战

火不绝、几经动荡的东欧国家,她的一辈子经历着祖国的动乱、成长、爱情、战争、求生、离异、去国、终老异乡。小说的横线由老妇眼前的生活环境以及她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铺展开来:她与邻居老人对宗教和生命经验的不同理解;她与年轻推车人的对照;她与格林威治村生机勃勃气氛的反差;她对自己本体存在和变化的观照;她对死亡的想象和理解;她残存之、企图从梵文文化中寻找解脱、寻找灵与肉关系和解释的一线希望。

在曾经人世沧桑的老人眼里,一朵黄花已非一朵黄花,一片金色也已非一片金色;是漫长而一晃而过的一辈子,是无数清晰或模糊的记忆片段,痛苦和快乐都已经失去了重的分量,纷纷扬扬,如秋天落叶,在空中寻找自己的归宿。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信仰是一种归宿,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大幸福。拉脱维亚小说家艾克斯提纳把这一生流离、老无所依、老无所终的异乡老人推到她自己的十字架眼前,却不给她这种解脱。事实上,小说家想告诉读者的是:人生,是一片无归宿的枯叶。

《账单》:延迟的愉悦

□ 吴冰青

匈牙利作家克劳斯翟尔凯的小说《账单》是一篇饶有趣味的作品。全篇就一句话,却洋洋洒洒写了五六千字,内容竟然是一位威尼斯妓院老板的独白,翻来覆去只想弄明白画家老帕尔玛乖异行为背后的企图,言辞间满是牢骚、抱怨和责难。

老帕尔玛原名雅各布·帕尔玛,是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重要画家,这个别号只是为了和他的同名画家侄孙相区别。他的主要作品除了一些宗教题材的画作,就是谜一般的女性肖像画了。画中女子常常是金发,身材健硕,肩膀浑圆,而衣裾半开,神情颇有挑逗意味。《扮弗洛拉的年轻新娘的肖像》便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女子侧着头,眼睛斜望着,嘴唇微微掀起,内衣松垂,露出一大片胸脯和右乳,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她的右手握着一小束苜蓿花叶——弗洛拉是罗马神话中的春神与花神,也是一位生育之神;左手牵拉着绿色披风,也许想要遮住她的裸体,也许恰好相反,她敞开心怀,眼神带着应许——她在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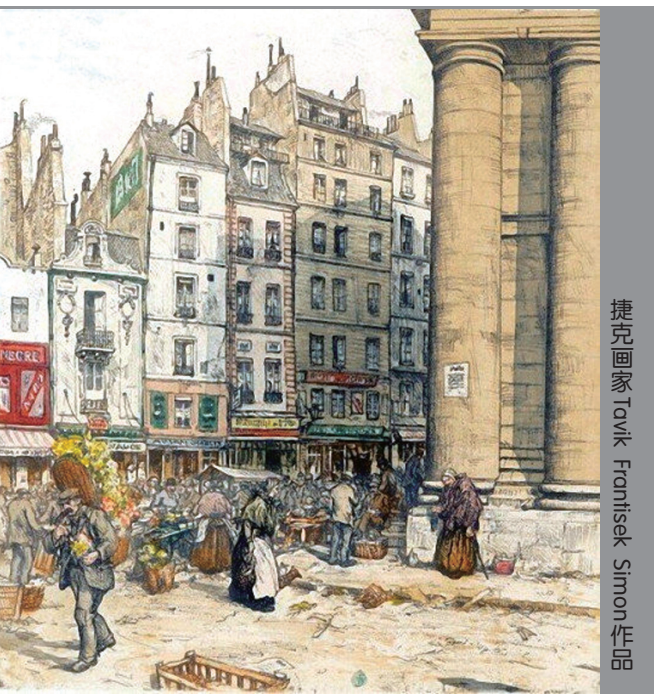
可以说,期待正是老帕尔玛的女性肖像作品的核心。画家的真正目的不是描绘她们的肉感和色欲,而是要捕捉她们眼神里的那一丝期许,他要让这转瞬即逝的流露成为永恒。正如小说中所说:

……所以你不让她们脱去衣服,完全暴露双乳或任何她们拥有的其他什么,你深知欲望的精髓就在于延迟的愉悦,它只存在于延迟的行为之中,而她们眼睛里的应许正是如此,一个应许,应许后来定将有事发生,也许更早些,或者恰恰就在下一刻,正如我们解开皮带扣,一身衣服便立刻垂落一样,她们的眼睛作出应许的方式,就是你在搜索的神态,你显然想在画作中使之永恒,于是,哪天运气好,你立刻看到了那个神态,它也许现在就在应许满足,是的,就在此刻,但只是也许,因为延迟的愉悦正是这个本质上极可恶的约定的精髓,这牢笼把你也禁锢其中……

延迟的愉悦。这是很有道理的——欲望既经满足,就已成为过去,因而再无可观;若尚在期待,则还存希望,甚至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天马行空的幻想”自会把它描绘得极为美好。抓住期待的肯綮,便可同时牵动过去和未来,画面也就不再僵死于时间的一点了。

然而画家的用意显然不为妓院老板和妓女们理解。当时,画家雇请妓女做模特是很盛行的,只是老帕尔玛的行为相当古怪,只是让她们坐着,刻意避免触碰,事毕立刻送走绝不逗留。这便让妓女们感觉画家别有所图,因而害怕起来,竟至不肯上门服务。画家则是费尽心机,对她们提出种种奇怪的要求,只为捕捉她们眼中那个神态。一番牢骚之后,独白中妓院老板终于慢慢明白了画家的苦心孤诣。

作者用一句话写成整篇小说,读来只觉得文字滚滚而来。没有任何停顿让人稍作整理,读者甚至难以喘上一口气,仿佛被裹挟着一路攀爬,直到小说戛然而止。然而,小说的叙事层次却颇为分明,读后印象明晰,令人不得不叹服作者驾驭句法的功力。



捷克画家Toivk Frontisek Simon之作

世界文坛

SHIJE WENYUAN

■ 书 讯

大江健三郎长篇小说《水死》

2012年12月,大江健三郎的最新长篇小说《水死》由日本讲谈社发行了文库读本。文库读本是一种带有日本特色的小型出版物,装订简单价格低廉便于携带,适合在旅途中或工作往返闲暇时阅读。

大江健三郎是当代日本文学界的国宝级人物,曾以作品《个人的体验》和《万元延年的football》荣获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这一文学大奖的日本作家。从2000年《被偷换的孩子》开始,老作家“长江古义人”便一直作为小说主人公出现在随后出版的5部长篇小说中。《水死》是大江健三郎晚年创作的“长江古义人”系列作品中的最新长篇小说,主人公“长江”先生也是一位获得世界级文学奖的日本著名作家,虽说已年届古稀,却仍不遗余力地揭示蛰伏于社会深处的“恐怖”。这部作品延续了此前4部小说(《被偷换的孩子》《怒容童子》《别了,我的书!》《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颤颤栗早逝去》)的基调,继续尝试着探寻始于绝望的希望,精细而巧妙地构建出复杂的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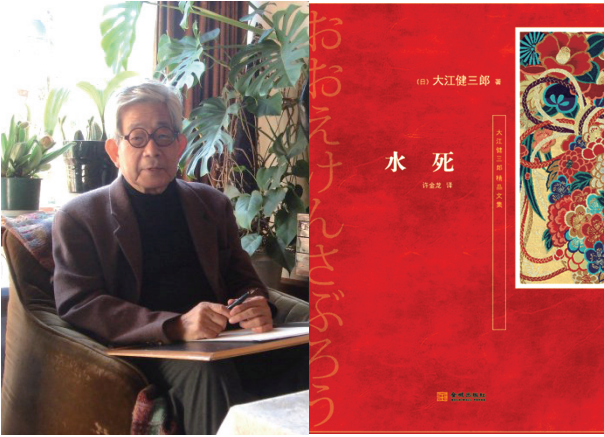
小说《水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著名作家“长江古义人”在一次练马时意外与女演员“髻发子”相识,后来得知二人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女演员有意为之。髻发子在一个名为“穴居人”的剧团中工作,该剧团计划将长江古义人的作品《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搬上舞台,希望这位老作家亲临指导。于是长江古义人应邀返回自己在四国森林中的老家,一方面指导排练戏剧,一方面希望从装有父亲遗物的“红皮箱”中得到启示,再次启动有关父亲横死的“水死小说”的创作。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却远远超出长江古义人的意料。首先是“红皮箱”的“秘密”让他备受打击,继而在接下来的剧团排练中,女演员髻发子儿时的不幸经历,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与此同时,长江古义人自身也面临精神上的危机——他无意中发现

了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而危险的部分。

大江于童年时期曾接受军国主义教育,青年时期又树立起民主主义思想,经历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样的生活经历必然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如果说其处女作《奇妙的工作》体现出战后日本青年的精神状态,那么创作于作家生涯晚期的《水死》,则反映出一种根植于当代日本国民潜意识中的“时代精神”——绝对天皇制的社会伦理。在排练戏剧《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时,老作家长江古义人被演员们演唱的改编自巴赫“康塔塔”的歌词所感动,及至合唱阶段,他竟然激情澎湃地用德语大声唱出“天皇陛下,请您亲自用手拭去我的泪水。死亡呀,快点儿到来!永眠了的兄弟之死呀,快点儿到来!天皇陛下,请您亲自用手拭去我的泪水”。这是幼时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时习得的歌曲,可正是这样一首年代久远,早已被民主主义思想所抛弃的歌曲,却迅速激活了长江古义人从不曾自觉的、深深根植于内心的阴暗种子。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自己,在众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依然潜藏着看似被民主主义思想抛弃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作为新一代青年的女演员髻发子,注意到了这种“时代精神”的存在,决心要在即将搬上舞台的戏剧中进行批判,掘除包含着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精神毒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江健三郎借助近期创作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向社会发出警示,提醒人们时刻警惕潜藏于和平年代的危险因素。

对于《水死》这部小说,大江健三郎还在细微处设置了谜题。书中90处“穴居人”一词旁的片假名标音,便是一条令人无法忽视的线索。大江文学的研究者和《水死》中文版译者许金龙对这一线索抽丝剥茧,从大江健三郎善于进行“互文性”创作的特点出发,将“穴居人”的日语音标“ZAKEIVU-MAN”还原至孟德斯鸠名著《波斯人信札》中的“穴居人”

中译本即将问世



(troglodyte),进而解读出两部作品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化名波尔·马多创作的《波斯人信札》,意在警醒18世纪的法兰西人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可能导致社会悲剧。在《波斯人信札》问世近300年后,大江健三郎又将《水死》与之相连,不难理解他通过这部作品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了。

《水死》最早出版于2009年12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极大反响。在2011年5月5日于东京举办的“思考大江健三郎文学”日中韩学术研讨会上,绝大多数学者和作家也都围绕《水死》这部作品进行了讨论和分析。随着轻便小巧的文库读本问世,我们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日本人接触到《水死》,体会到大江健三郎对当代日本社会的忧思。此外,《水死》的中文简体字译本也即将由金城出版社于近日出版,相信对日本当下诸多问题抱有感兴趣的读者将会不同程度地从中获得启示,同时,大江文学的爱好者们也将得到深入探寻《水死》谜题的难得机会。

(李 硕)